史通評釋

史通評釋卷第八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爲錄刻

內篇

模擬　　書事

人物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稱

關朗子子明
北魏人文中
子有關朗篇

金行晉也

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關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塗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

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冬爲春

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既[illegible]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被與午之善欸同歸命之滅亡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諸書紀年者違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爲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

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荅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于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呼其字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

人一作繞

有姓上脫一士字

治一作備

韓子韓非子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

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旣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嘗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為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實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

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亦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栖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肖者哉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

左傳上言羊斟下曰叔牂未云子臧似誤公孫僑字子產桓玄字敬道溫之孽子也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宋元嘉九年拜尚書僕射鐵冢

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江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

仁小字也事又類聚張亮武定初拜大中大夫降敕常夢見於山土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説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説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説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

晉敗於邲詳左傳宣十二年

高季式字子通昂弟亦歎健將也冀州刺史

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至如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効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

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偏悅夫似史而憎夫直史此張子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評曰模擬一篇考究精詳議論確當蒼梧之讓守株之說諸君不得辭矣甞聞之雕龍曰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詞此模辭者也雕龍曰寂然凝慮思

春秋質疑
全椒毋〻于
庭著

按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此模意者也模辭者傴言學叔敖言動叔敖也衣冠叔敖也而實非叔敖也模意者慈石引針琥珀拾芥鉄石異類珀芥異形而氣相通也故模辭者似模意者眞

春秋質疑胡氏曰周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者此所謂行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也余曰非也藉令建子建丑而遂以子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若但以子丑之月爲歲首而仍以寅爲春則胡氏之說亦非也何言乎以子丑之月爲春而胡氏之說非也史伯璿曰行夏之時時者

兼春夏秋冬而言之者也旣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
謂商之時周之時矣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春則周之
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異于
夏則又何必曰行夏之時哉余按果如此說則是周人
建子卽以子爲春而所謂春王正月者乃孔子從周而
不變而杜預所謂所用之歷卽周正者此也安在其行
夏之時而見諸行事之驗乎故曰建子建丑而遂以子
丑之月爲春則胡氏之說非也何言乎以寅爲春而胡
氏之說亦非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沉曰商建丑
故以十二月爲正三代雖正朔不同然至于紀月之數

皆以寅爲首非獨蔡沉有是論也胡氏亦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愚按果如此言是周人雖以子爲歲首而至于春夏秋冬則未甞不以寅爲序初非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也至仲尼作春秋乃冠夏時于周月之上而以冬爲春是本欲行夏之時而反紊亂天地四時之序大不若建子建丑而仍以寅爲春者之爲安矣故曰以寅爲春而胡氏之說亦非也然余甞考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註曰冬至也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雷震電桓十有四年春正月成元年二月無氷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皆以爲災而特書之則信乎以十一月爲正月矣總之以冬爲春者乃魯史從周而聖人因之而不變正所謂今用之吾從周者也至于告顔子以行夏之時則又斟酌百王所謂立有志焉而未之逮者與此正不相妨也以爲冠夏時于周月之上則繫矣按此楊職方于庭論與史通月則周王之月同故詳書之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曰

汜鄭地在襄城縣南
苑平望在汜子

咄少卿良若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霆與上官桀
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
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
伊婁穆代人弱冠爲周文帳內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
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周文望見悅之字之
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
左傳成七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
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盟
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成九晉
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

泠人伶官也

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東海徐湛之字孝源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共言論

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

濟陽江湛字徽淵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劒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呼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據窗受害意

色不撓

評曰史通舊本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捘求書劭止排江湛宋排徐湛今正之

左宣二年斟爲宋華元御將戰元殺羊食士而不及斟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

困學紀聞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子產之子始爲國氏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薳章熊率且比楚大夫瑕隨地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鬬伯比令尹子文之父季梁隨賢臣

左桓六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薳于委反 率音律

宋書張暢字少微禕之子也孝武鎮彭城暢爲長史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遺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

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也永和五年僭燕王位以矛
恪爲輔國將軍永和八年僭帝位恪字玄恭皝第四子
封太原王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
恪尚存憂方大耳

左昭二十一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
八月叔輒卒

叔輒叔弓之子伯張

說苑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
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
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
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

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法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倘

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例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

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

痏音委痏也

擿即摘也

郤虞管切
漦田之切
流涎出貌

痏夫雖自卜者寡而自見為難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上知猶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糺擿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矣

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

槃瓠注四卷

螯音敖蟹大足如鉗者痂音加瘡痂也

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尋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録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

麕音君

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爲煩榷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

漢書匈呼韓邪單即以朝入代孫盧屠權渠子之名稱侯柵肅慎國記云肅慎在夫餘東北其弓四尺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

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觀其父仰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

郯子注三卷

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
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
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
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
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
煩四也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
歸乖作者之規模違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
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迄
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

賁熊當作黃能能似熊

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伍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評曰班氏譏遷論大道六句始自叔皮具載彪傳非固語也但彪句字稍異耳班從後彈馬有之亦聞馬從前

上欄曰蔡沫鼠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

斑而云各自彊射殊所未解
北地傅玄字休奕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晉武帝受禪加駙馬都尉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何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

韋昭曰山桑曰檿弧弓也萁木名服矢房也

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宫後宫之童妾旣齓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宫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宫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

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搏音博踊音勇桑田晉邑

左成十晉侯夢大厲被髪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

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卽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

滈池君水神也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且秦水德王故其君將亡水神先自相告也

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

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祀

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

張良甞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

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

新蔡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鰒蒲角切海魚似蛤偏著石生者

著音灼瘤音流肉起病流聚而生腫也

宋書劉邕穆之子也襲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荅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

沛郡朱齡石字伯兒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

切言同捶之累切發擊也

伺男眠密往劉之男即死

漢書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非阪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蘇林云寶如石似肝○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爲雉雌上陳倉非阪爲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于南陽皆如其言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姓者鉏商名鉏仕居反

成子子產之謚

左哀十四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于寢門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子

羖音古羊牡曰羖

產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商君謂趙良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

毅大夫之德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舜舉八元八凱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人物第三十

叒盧來切 音禮 曹沫注二卷

天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若乃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矧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世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

徵晉紀敘 許微 楊僕注九 卷 史岑前漢 史官

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厲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騖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皐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竝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跡居多盍各採而編之以爲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駟史岑之徒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麋之犬不復顧兎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高於楊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爲

宗通二字狀宋書張暢傳暢父禕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罌付禕令密加鴆毒禕受命于道自飲而卒宗通二字疑于道二字

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形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禕陰受君命將賊零陵乃宗通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鉏麑義烈何以加諸鮑昭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余

四凶注十三卷

江充石顯注七卷

魏史王懷作憘

甚惟焉卽其義也至如四凶列于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旣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爲録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傅寛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丘進魏史之王憶若斯數子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闕之不足爲少書之絓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爲列傳

竽音于笙大者曰竽

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詎而簡牘無闕斯乃督所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珍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評曰尚書春秋古文簡淨既經夫子删脩又經秦始焚燔今所傳者或非全書非故遺也漢書國志晉史所遺人物皆非巨公可以無責惟子長不爲皐伊立傳而始伯夷幾原不爲張皡立傳而遺鮑照謹毛失儀子玄責之當矣

史記中潏音決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

處父蜚廉別號

有力（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皇甫謐云作石槨於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索隱曰言處父不忘臣節故天賜石棺以光華其族事蓋非實譙周深所不信）

史記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戎夷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媵音孕送也伊尹為有莘媵臣不早指為從嫁之女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懼用內史廖計以女樂遺戎王間由余由余降秦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傒爲秦繆公夫人媵傒亡秦走宛（地里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號曰五羖大夫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

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

茹䓁如食菜曰茹

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
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用以報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
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
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
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
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
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
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魯君卒左右請閉門相曰

苴子余切

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新序甯戚飯牛于車下擊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當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聞之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授以卿位○說苑齊桓公田野不脩人民不安則甯戚侍

史記司馬穰苴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説之以爲將軍將

軹音紙

延康漢獻帝改元

兵捍燕晉之師

薄昭薄太后弟也高帝七年爲郎從軍十七年以中大夫迎文帝於代以車騎將軍迎皇太后文帝元年封軹侯十年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謂引刀自殺也）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顏駟龎眉皓髮爲郎漢武輦過郎署問何其老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拜爲都尉

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延康中爲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于九卿

龕音堪

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

文士傳何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椽辟不就年少時人比王苟

列女後傳琰字昭姬

興平漢獻帝改元

子（苟子王脩小字）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以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簡文云玄度五言詩妙絕時人劉惔云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詢與孫綽齊名並爲一時文宗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

鉏之彌即鉏麑

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
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

張褘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爲琅邪王以褘爲郎中
令及帝踐祚劉裕以褘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
罌付褘密令鴆帝褘既受命歎曰鴆君求生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子暢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
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之
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矘音倘日無精眄音面斜視貌

延熹漢桓帝改元方言曰藏弓謂之鞬左傳云右屬櫜鞬

南史鮑照字明遠唐宋人多作鮑昭避武曌諱曌即照
字宋祁以鮑昭爲誤書非也
梁冀字伯車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
書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順帝拜爲大將軍帝崩冲帝
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
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
即日崩復立桓帝益封冀萬三千户延熹二年伏誅
臨洮董卓字仲穎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
胡所畏靈帝拜卓爲并州牧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
尉袁紹謀誅閹官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

睚音隘裂也眦音柴

脅太后卓得入即時就道至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廢帝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遷太尉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誅卓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評曰宋虞丘進始隨謝玄破苻堅隨宋武破孫恩繼隨劉藩斬徐道覆又破司馬休之其功足傳也魏王憲爲王猛孫出守上谷清身率下繼刺并州境內清肅其清足傳也惟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俱裨將功可以無

傳然張晏謂褚先生補作非遷本意許慈與胡潛更相
謗讟忿不足傳然孫盛謂蜀少人士故見載述則亦可
以無責矣

傳寬以舍人起封陽陵景侯靳歙以中涓起封信武肅
侯皆高祖開國功許慈字仁篤南陽人蜀大長秋洨丘
進字豫之東海郯人宋望蔡縣子王憲字顯則北海劇
人魏北海公

第八卷終

史通評釋卷第九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舄錄刊

內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

邕傳邕從朔方居五原安陽縣七書方朔二字疑誤

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孝標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故伯喈於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栖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

張衡字平子

此謂班固沈約

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眞將軍幸而量力不爲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其說情自敍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喜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

沮誦注十一卷靈均注本卷序傳

此與忤時篇同意子玄自謂也

傅玄晉人不宜與陳

迷與言經濟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職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為能事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問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昔傅玄有觀孟

宗尹敏同時敏是傳教教曾爲蘭臺令史與班固共典校書

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歎豈獨今哉

評曰孝標書淫孝穆巧密光伯淺俗原非史才似矣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若使續成後史當不在蔚宗下其所作靈紀十志及補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不存而子玄乃以不練達彼之豈以廣天文志爲附贅耶則人形志又贅之贅者子玄不自知也

陳留蔡邕字伯喈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志董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遂死獄

平原劉峻字孝標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免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

馮衍字敬通 太清梁武帝改元 紹泰梁景帝方智改元

以寄其懷嘗爲自序比馮敬通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東海徐陵字孝穆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復通使于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陳武帝以爲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

河間劉炫字光伯隋初與王劭同脩國史除殿內將軍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凍餒而死著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論語孝經春秋尚書毛詩述議共一百一

建初漢章帝改凡

十五卷

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建初中爲公車令

馬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通春秋左氏顯宗時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拜侍御史中丞

南陽尹敏字幼季官諫議大夫

南陽劉珍字秋孫官衛尉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

南陽朱穆字公叔拜尚書卒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爲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三閭屈原
宋國相如

涿人盧植字子幹官尚書有集二卷
楊彪字文先震子漢司徒
序傳第三十二
蓋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板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兹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

相如無行
王充不孝
起之九原
亡以置對

字修閬遺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
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
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録賓
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閱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
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風而靡施於家諜猶或可通列於
國史每見其失者矣然自敘之爲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
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録而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
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
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
祖不肖爲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

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巽辭以顯其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見爾志由也不讓見哂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傳玄陶

淳維注四卷　李陵注十六卷　楊祖伯僑　既孫祝釋

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閥閱其華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竝爲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炳之序有異斯皆不因眞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胄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謟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評曰自序亦難矣不欲祖宗天下無無本之家遂徵氏族安知無妄承之誚直序家事相如王充賠咲誇尚爲宗丕玄梅洪蒙譏予意一準屈楊序受氏之始隱祖父之惡不揚己才不形人短如斯而已若謂史有限年自敘依史則失之拘祖無二本先後異序則失之淆于無取焉

歸雲集屈九勿區勿二切姓源云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所謂莫敖屈瑕是也後因氏屈原其侷也屈原字平楚詞云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蓋以正則釋原義靈均釋平義敷演辭章爾都穆聽雨紀談云正則靈均

三國魏志注晏安作曰安曹挾作曹快誤

宋忠曰曹在濟陰定陶縣

蓋原之小名小字也

姓匯陸終娶鬼方氏生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籛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晏安封於曹爲曹氏而邾婁騶繹倪莒小邾根牟皆曹姓也武王封曹挾於邾是爲邾婁今魯國騶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蔑其後數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爲子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姓匯昌意季子悃遷於北土後統党項爲拓跋氏拓跋通考作托跋是黃帝之苗胤北俗謂土爲托后爲跋以

黃帝土德而言也宋齊二史則以爲李陵之後魏書則以爲后稷始均之後其說俱非然党項之種自有拓跋氏是爲鮮卑與此不同而唐表即以烟之後爲鮮卑君故通典以爲東胡之别是殆以拓跋爲帝嚳厭越之後矣亦非

煩省第三十二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患者久矣及干令升（寶字令升晉人）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輔字世偉）著班馬優

劣論云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一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爲得史公爲次孟堅爲非自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爲其國史亦不滅班書此則後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爲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稱焉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遠於諸戎人罕適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

倍此下遺
亦久二字

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各占一篇是知國阻隔者記事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六公書國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書國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國數加倍此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左丘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哉及漢時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朝廷輶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譜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

周一本作允

介葛注七卷証華注六卷

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周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安蜀中巴梁語詳於一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檉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耆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丘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証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

有窮少康與新莽光武儀錯與艾會事正相類

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僕恃寵而移關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爲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旣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今之所書其審如

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將恐學者必詬其蹤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約（休文梁人若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蕭所記事倍於孫）孫盛（字安國晉人者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之所編語煩於班馬不亦謬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關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評曰史煩省之際難言矣前史簡非略也世代既遠文獻亡徵而復遭秦之阬燔卓之帷蓋奈何不略近史詳非煩也耳目易逮諮訪易獲而又無阬燔帷蓋之災奈何不煩至於煩簡適宜肥瘠兼勻則又存乎史臣焉春

國氏齊正卿大姓上僂肩傴僂力主反猳象豬

秋在左則評在公穀則略史記在子長則簡褚生補之則贊西漢書遇班則美東漢書不得班則庇是豈可易言哉

左昭四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猳（音加）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穆子之兄）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姓謂子也）對

惎教也其忌反扃車上兵闌也古熒反旆大旗也扶旆投衡上使不帆風

水經注河水出弘農

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乎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之名號之曰牛曰唯皆見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曰豎牛卒爲亂

宣十有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鄭地晉師敗績傳楚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通鑑漢武帝微行嘗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

縣西石陡山北逕柏谷亭不卽帝休行處

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爲羽林郎

高帝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旣出其計秘世莫得聞

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

貔音毗豹屬貅音休貙音誅貙貗似狸

濮音卜鄢陵鄢地漢屬潁川郡鄢謁晚反

宜陽楊僕以千夫爲吏河南守舉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上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

評曰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按史蚩尤黃帝未嘗戰於阪泉阪泉當作涿鹿春秋僖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成十六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擬

晉黃帝擬楚嵩尢亦殊不類若夫差勾踐吳越世𩛆桓玄篡晉劉裕復晉方之吳越又更不類

評曰考戰國策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是伐蜀之謀專屬之錯矣考華陽國志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考一統志成都有太城張儀所築則華陽國志爲是子玄儀錯開蜀之說出於常璩

鄧艾字士載棘陽人魏太尉鍾會字士季頴川人魏司徒魏遣艾會伐蜀克之會誣艾被徵命昌反爲亂軍所殺

艾亦被誅
吳本苟唆沈蕭之所記事倍於孫習華謝之所編語煩
於班馬與前文徵異

史通評釋卷第十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郭孔延延年評釋
弟孔太太初校誤
孔陵陵舄錄刊

內篇
雜述　辨識
自敘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卽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

家語注
和

出賈注一
卷
王韶之撰
晉安帝陽
秋非王韶
也

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梁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

汲冢注一
書

周稱王海
引隋志作
圈稱

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何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爲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弃諸若劉義慶世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者也汝頴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

來若揚雄家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

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計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求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第莫不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

常璩注十二卷
劉昞注十八卷

此段文全學漢書藝文志

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施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

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
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
則人自以爲樂土家自以爲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
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爲故實鄙哉都邑簿
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
及愚者爲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
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爲論遂使學者觀
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兹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
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揉善惡相兼既難爲觀
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枝子之將史本爲

二說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聚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弃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釋名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材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鎮也制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差等有五也與前解微異

評曰孝經緯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有三墳神農時文字未著補史止言始嘗百草始有醫藥惡能著本草經若是詳邪山經太史公已不敢言允哀定爲秦書疑信者半安得云夏禹實著山經也太史公刪世本爲史記孔子家語埒於魯論比之小說殊爲不類

京兆于志寧字仲謐唐永徽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幷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

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太史公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恠物余不敢言之也漢志山海經十三篇劉歆所校凡三十二篇定爲十八篇固已不同尤袤定爲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隋志

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
傳以爲夏禹所記
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
時諸侯大夫系謚名號
史記注鄭康成駁異義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
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
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顓以來至
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名字號與左氏合
春秋正義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

佟愍又引世本氏姓篇言十國皆任姓
樂資晉著作郎山陽公漢獻帝禪後魏降封爲山陽公
譙國戴逵字安道晉徵爲國子祭酒不至著竹林七賢
論二卷
高平王粲字仲宣魏侍中著漢書英雄記十卷
蕭世誠梁元帝字著懷舊志九卷
范陽盧思道字子行聰爽俊辨通侻不羈比齊黃門侍
郎入周不得志乃爲孤鴻賦以寄情其序曰余志學之
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
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

西京雜記
抱朴子世
說今俱存

以下皆分庭致敬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
本羇拙性實疏嬾有知己傳一卷
晁氏曰西京雜記二卷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
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後
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爲十卷
句容葛洪字稚川干寶薦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求爲
句漏令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內篇言黃白之事外篇
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通一百一十六篇今存四十篇
刻在山東
劉義慶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

裴氏家傳裴榮字榮期河東人父穉豐城令榮期少有風姿才氣好論古今人物撰語林數卷

世說新語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爲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晉志謝綽宋拾遺錄十卷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

通考陳氏曰談藪二卷北齊秘書省正字北平陽玠松撰事綜南北時更八代隋開皇中所述

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隋藝文志孫氏譜記十五卷殷敬家傳三卷陸景獻吳郡陸氏宗系譜一

卷

隋志漢議郎圈稱陳留耆舊傳二卷唐志云圈稱陳留風俗傳三卷○魏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蜀志陳壽著益部耆舊傳十篇陳術續傳二卷○唐志虞預會稽典錄二十四卷

古列女傳八卷續列女傳一卷南豐曾氏序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

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編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

扶風梁鴻字伯鸞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自娛仰慕
前世高士自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唐志孝子傳蕭廣濟王韶之皆十五卷又讚三卷師覺
授申秀孝友皆八篇宗躬二十卷虞盤一卷徐廣三卷梁
武帝三十卷鄭緝之讚十卷
范陽祖台之字元辰官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恠書
評曰玉海云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
編而爲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
謂之地記陸澄書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山海
經水經黃圖洛陽記二洛陽宮殿簿洛城圖述征記西

征記婁地記風土記吳興記吳郡記京口記南徐州記會稽土地記會稽記隋王入沔記荆州記神壤記豫章記蜀王本記三巴記珠崖傳陳留風俗傳鄴中記春秋土地名衡山記遊名山志聖賢冢墓記佛圖記遊行外國傳交州以南外國傳十洲記神異經異物志南州異物志蜀志發蒙志任昉書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三輔故事湘州記吳郡記日南傳江記漢水記居名山志西征記廬山南陵雲精舍記永初山川古今記元康三年地記司州記幷帖省置諸郡舊事則地理之爲書亦多矣不獨荆州記華陽志三秦湘中已也

家君合西京雜記刻於潮州名曰秦漢圖記

湘中山水記三卷晉侍中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拯
注其書頗及隋唐以後事疑亦後人附益
中興書目關中記一卷晉葛洪撰載長安山川及宮殿
陵廟唐志云潘岳撰文選注引之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晉太子洗馬著作郎著洛陽記
晁氏曰三輔黃圖三卷按經籍志有黃圖一卷記三輔
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即此書也不著撰人姓名
其間頗引劉昭漢志然則出於梁陳間也
通考歷代宮殿名一卷翰林承旨李昉等纂歷代及僭
僞宮殿門闕樓觀園苑池館名無不畢錄按李昉宋人

拾遺記今存刻在稗海内

也史通建康宫殿雖非此書想當具載其中
晁氏曰洞冥記四卷拾遺一卷後漢郭憲子横撰其序
言漢武明儁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
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奥昭然顯著故曰洞冥晉王嘉字
子年嘗著書百二十篇載伏羲以來異事奇詭名拾遺
記十卷書逸不完梁蕭綺綴拾殘缺而敘録之
燉煌闞駰字玄陰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牧犍重之
拜尚書
左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自鄶以下無
譏焉

若之之字衍

設一作精

辨職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勣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爲眞將軍嗟乎必於史職求其若之斯乃爲難遇者矣史之爲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爲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也不讀三桓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獲而近古喜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盛稱著述任重理藉

吳本乃尤下有之尤二字

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怒知唐修本草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恠矣大抵監史爲難斯乃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懃不懈若楊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載言記事藉爲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則亦不知惡之爲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

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爲諸拜職辨名洛中以不閑爲訧言之可爲大㕦可爲長歎也㑹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爲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爲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𠫊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髙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

卽孔子春秋成於洙泗而出於末年

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蓋存夫愛理惜彼典刑者乎昔丘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爲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淸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芫史黃帝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窮上

君音凋器也以小竹幹取示也

下究壽夭乃作內經著之玉版藏於靈蘭之室岐雷與俞跗又能察明堂審脈息演倉穀而揆靈樞推臟腑而愼鍼灸巫彭桐君能處方蠱餌湔澣剝治而人得以盡年延枝彈壓桐雷卽雷公桐君也唐志有桐君藥錄三卷雷公藥對二卷今醫書有雷公炮炙方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

左成四秋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注周文王太史又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史記曰周武王既立命史佚展九鼎保玉倚相楚左史

忲百支又
晉和

也王孫圉曰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左昭十二楚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臨漳和士開字彥通齊尚書左僕射封淮陽王與太后亂故曰辟陽長信長信呂不韋辟陽審食其也漢初有審食其

予玄自序不序世系彼於序傳篇中巖駁斥人難以自銷

酈食其趙食其三人以六國時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爲人故以爲名

評曰考魏伯起傳後主卽位收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由是言之士開掌五禮非掌國史當士開時魏史久就矣史通此引似誤

自敘第三十六

予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

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奇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諜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義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來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閑獲遂本願旋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

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諸襟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情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而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敬則沛國

八索九丘
泥四春

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
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摧揚得盡懷抱每云德不
孤必有鄰四海之內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
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
爲三百篇約史記以脩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
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爲後王
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
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李
令狐顏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
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

枘音納木心也

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之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爲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勑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

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已後作者絕無必商榷而言則其流又衆蓋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茲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牆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

自序至此稍涉誇詡

靈香嘬

忌故應劭風俗通生焉工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錯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殊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爲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爲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夫其

馮衍字敬通

爲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諷刺焉其爲貫穿者深矣其爲網羅者密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蓋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楊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楊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楊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爲愚其似

[illegible]音苦郎 [illegible]

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詶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踆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奧難以探賾既絕窺逾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己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蹟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特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絕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

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烟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覌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徐堅字元固東海徐齊聃子聖曆中京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中釋常得所未聞爲 與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

亳州朱敬則字少連武后稱制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

乃請高史出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藁史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聖君賢臣所以畏懼

劉允濟爲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耳

常州薛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劉子玄齊名調閬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輔闕景雲中爲御史大夫

考什翼犍卒於晉簡文帝元年辛未後五十年而晉始亡安得云犍繼晉也行冲徒知尊祖而失實矣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

吳兢浚儀人魏元忠宋敬則薦兢才堪論譔詔脩國史遷右拾遺兢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牾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韓

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
爲卽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
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
歎其直說屢蘄改不許世謂今董狐云
壽州裴懷古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邽主簿頻遷御史
幽州都督懷古淸介審愼在幽州時韓琬以監察御史
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淮南王傳安爲人好書招延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
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亦二千餘萬言入朝獻內新出上秘之鴻烈二

十一篇其二十篇原道敘眞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脩務泰族而終之以要略

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學行吾子脩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君子孝至

充字仲任上虞人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
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目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
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
異正時俗嫌疑充造養性書十六篇
應劭傳初劭父奉爲司隸時竝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
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世行事著
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
不典後世服其洽聞○中興書目風俗通十卷崇文志
本三十一卷今存十卷皇霸正失愆禮過譽十反聲音
窮通祀典恠神山澤

劉劭黃初中爲尚書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荀悅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說略一篇又著樂論十四篇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中興書目人物志二卷述人性品有上下材質有邪正欲考諸行事而約之中庸十二篇九證體別流業才理才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七繆效難釋事○李德裕人物志論以爲索隱精微研幾玄妙然品人物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清濁之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

給是謂口辯樂毅曹沬生是也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
祖項羽是也
舊唐志儒家典語十卷陸景撰文選註引陸景典論
南史劉勰字彥和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原道至序志末各系贊沈約謂深得文理
評曰史通考究精覈義例森嚴一團光彩不可磨滅四
千年后陸太史之翻梓張覲察之手校家君又命延爲
評釋皆子玄之張陸也子嘗評之子玄之似雄者四其
不似者三而後來張陸不與焉太玄無主無名要合五
經史通㪅尚書惑春秋其不似雄一法言降周迮孔成

示王道史通罪周駁孔其不似雄二法言譔學行譔脩身譔問道史通無一語及於學道其不似雄三雖然雄亦有不似子玄者三雄劇秦美新子玄在則天時有直言脩則天實錄有所改正忤於三思雄不如也雄寂莫投閣子玄作思慎賦見稱於蕭嵩廣求罷史職不與蕭宗之難雄不如也童烏預玄其後七閘子玄六子三孫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雄不如也嘗以此語家弟太太曰凡可謂子玄忠臣

漢書范踆作逡孟堅曰楊子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

晁氏曰吳范望叔明注太玄經解十卷其序云子雲著
玄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
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猥今以陸爲
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耳以首分居本經之上
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序以子雲爲聖人
云○晁氏又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
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註經及首測宋惟幹邈註陳漸
演玄吳秘章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
始成温公序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沒後知
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蓋

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